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卷六十五至  
七

御史<sup>臣</sup>徐如澍覆勘

總校官編修<sup>臣</sup>朱鈴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六十五

明翰林學士

臣中興失和制誥

兼修國史宋濂等修

志第十七上

河渠二

黃河

黃河之水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其為患於中國者莫甚焉前史載河決之患詳矣世祖至元九年七月衛

輝路新鄉縣廣盈倉南河北岸決五十餘步八月又崩  
一百八十三步其勢未已去倉止三十步於是委都水  
監丞馬良弼與本路官同詣相視差丁夫併力修完之  
二十五年汴梁路陽武縣諸處河決二十二所漂蕩麥  
禾房舍委宣慰司督本路差夫修治成宗大德三年五  
月河南省言河決蒲口兒等處浸歸德府數郡百姓被  
災差官修築計料合修七隄二十五處共長三萬九千  
九十二步總用葦四十萬四千束徑尺椿二萬四千七

百二十株役夫七千九百二人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  
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  
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修治之方而且  
衆議紛紜互陳利害當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  
比至議定其害滋大所謂不預已然之弊大抵黃河伏  
槽之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潦湍浪迅猛  
自孟津以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渚又失導洩之方崩潰  
決溢可剋足而待近歲毫頤之民幸河北徒有司不能

遠慮失於規畫使陂濬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汭口播  
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年往歲歸德太康通許相次  
湮塞南北二汭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為一下流既不通  
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利故其上  
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  
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為遠計預防不出數年曹濮濟  
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紛咸無良  
策水監之官既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

年累驛而至名為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  
不知訪水勢之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乃  
或妄興事端勞民動衆阻逆水性翻為後患為今之計  
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妙選廉幹深知水利之人專  
職其任量存員數頻為巡視謹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  
堙者堙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事功可立較之河  
已決溢民已被害然後鹵莽脩治以勞民者烏可同日  
而語哉於是省令都水監議檢照失德十年正月省臣

奏準昨都水監陞正三品添官二員鑄分監印巡視御  
河脩缺潰疏淺涇禁民船越次亂行者今擬就令分巡  
提點修治本監議黃河泛漲止是一事難與會通河有  
壩牘漕運分監守治為比先為御河添官降印兼提點  
黃河若使專一分監在彼則有妨御河公事況黃河已  
有拘該有司正官提調自今莫若分監官吏以十月往  
與各處官司巡視缺破會計工物督治比年終完來春  
分監新官至則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庶不相誤工部照



大德九年黃河決徙逼近汴梁幾至浸沒本處官司權  
宜開闢董益口分入巴河以殺其勢遂使正河水緩併  
趨支流緣巴河舊隘不足吞伏明年急遣蕭都水等開  
塞而其勢愈大卒無成功致連年為害南至歸德諸處  
北至濟寧地分至今不息本部議黃河為害難同餘水  
欲為經遠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  
無補益河南憲司所言詳悉今都水監別無他見止依  
舊例議擬未當如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深知地形水

勢者專任河防之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  
準令都水分監官專治河患任滿交代仁宗延祐元年  
八月河南等處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舊水泊汙池多  
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由此觀之  
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擬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省廉  
訪司同相視可以疏濶隄障比至泛溢先加脩治用力  
少而成功多又汴梁路睢州諸處決破河口數十內開  
封縣小黃村計會月隄一道都水分監修築障水隄隄

所擬不一宜委請行省官與本道憲司汴梁路都水分  
監官及州縣正官親歷按驗從長講議由是委太常丞  
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都水監卿多爾濟河南行  
省石石丞本道廉訪副使扎木齊汴梁判官張承直上  
自河陰下至陳州與拘該州縣官一同沿河相視開封  
縣小黃村河口測量比舊淺減六尺陳留通許太康舊  
有蒲葦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以便種蒔故  
他處連年潰決各官公議治水之道惟當順其性之自

然嘗聞大河自陽武胙城由白馬河間東北入海歷年  
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正  
及農忙科徭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勝紀其弊  
多端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  
泄今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於常年以  
小黃口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  
爲低窪瀕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爲拯救  
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小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隣

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  
事難兩全當遺小就大如免陳村差稅賑其饑民陳留  
通許太康縣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  
仍舊通流外據脩築月隄并障水隄閉河口別難擬議  
於是凡汴梁所轄州縣河隄或已脩治及當疏通與補  
築者條列具備至五年正月河北河南道廉訪副使郭  
屯言近年河決杞縣小黃村口滔滔南流莫能禦遏陳  
潁潁河膏腴之地浸沒百姓流散今水迫汴城遠無數

里儻值霖雨水溢倉卒何以防禦方今農隙宜為講究  
使水歸故道達於江淮不惟陳穎之民得遂其生竊恐  
將來浸灌汴城其害匪輕於是大司農司下都水監移  
文汴梁分監脩治自六年二月十一日興工至三月九  
日工畢總計北至槐疙疸西舊隄南至宿務汴隄通長  
二十里二百四十三步初脩護城隄一道長七千四百  
四十三步平地脩隄下廣十六步上廣四步高一丈六  
十尺為一工隄東二十步外取土內河溝七處深淺高

下濶狹不一計上二十五萬三千六百八十用夫八千  
四百五十三除風雨妨工三十日畢內流水河溝南北  
濶二十步水深五尺河內脩隄底濶二十四步上廣八  
步高一丈五尺積十二萬尺取土稍遠四十尺爲一工  
計三萬工用夫百人每步用大椿二計四十各長一丈  
二尺徑四寸每步雜草千束計二萬每步簽椿四計八  
十各長八尺徑三寸水手二十木匠二大船二艘梯鑊  
一副繩索畢備七年七月汴梁路言榮澤縣六月十一

日河決塔海莊東隄十步餘橫隄兩重又缺數處二十三日夜開封縣蘇村及七里寺復決二處本省平章扎木齊親率本路及都水監官併工脩築於至治元年正月興工脩隄岸四十六處該役一百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九十四工凡用夫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三人文宗至順元年六月曹州濟陰縣河防官本縣尹郝承務言六月五日魏家道口黃河舊隄將決不可脩築以此差募民夫初脩護水月隄東西長三百九步下濶六步高一



丈又緣水勢漸漫復於近北築月隄東西長一千餘步  
下廣九步其功未竟至二十一日水忽泛溢新舊三隄  
一時咸決明日外隄復壞急率民閉塞而湍流迅猛有  
蛇時出沒於中所下穰土一埽無遺又舊隄歲久多有  
缺壞差夫併工築成二十餘步其魏家道口缺隄東西  
五百餘步深二丈餘外隄缺口東西長四百餘步又磨  
子口設水隄低薄不足禦水東西長一千五百步魏家  
道口卒未易脩先差夫補築磨子口七月十六日興工

二十八日工畢二十二日按視至朱從馬頭西舊隄缺  
壞東西長一百七十餘步計料隄外貼築五步增高一  
丈二尺與舊隄等上廣二步於磨子口脩隄夫內摘差  
三百一十人於是月二十三日入役至閏七月四日工  
畢郝承務又言魏家道口埽堦等村缺破隄堰累下椿  
土衝洗不存若復閉築緣缺隄周圍皆泥淖人不可居  
兼無取土之處又沛郡安樂等保去歲旱災今復水滂  
漂禾稼壞室廬民皆缺食難於差倩其不經水害村保

民人先已遍差補築黃家橋磨子口諸處隄隄似難重役如候秋涼水退倩夫脩理庶蘇民力今衝破新舊隄七處共長一萬二千二十八步下廣十二步上廣四步高一丈二尺計用夫六千三百四人樁九百九十葦箔一千三百二十草一萬六千五束六十尺為一工無風雨妨工度五十日可畢本縣準言至八月三十日差夫二千四百二十關請郝承務督役郝承務又言九月三日興工脩築至十八日大風十九日雨二十四日

復雨緣此辛馬頭孫家道口障水隄隄又壞計工役倍  
於元數移文本縣添差二千人同築二十六日元與武  
成定陶二縣分築魏家道口八百二十步脩完十月二  
日至辛馬頭孫家道口從實丈量元缺隄南北濶一百  
四十步內水地五十步深者至二丈淺者不下八九尺  
依元料用椿箔補築至七日完又於本處初築月隄一  
道西北東南斜長一千六百二十七步內武成定陶分  
築一百五十步實築一千四百七十七步外有元料壩

頭魏家道口外隄未築即欲興工緣冬寒土凍擬候來春併工脩理官民兩便

濟州河

濟州河者新開以通漕運也世祖至元十七年七月耿叅政阿里尚書奏為姚演言開河事今阿哈瑪特與耆舊諸臣集議以鈔萬錠為傭直仍給糧食從之十八年九月中書丞相和爾果斯等奏姚總管等言請免並都淄萊寧海三州一歲賦入折傭直以為開河之用平章

阿哈瑪特與諸老臣議謂一歲民賦雖多較之官給傭  
直行之甚便遂從之十月和爾果斯等奏烏巴實所開  
河經濟州而其地又有一河傍有民田開之甚便臣等  
議若開此河烏巴實所管一方屯田宜移之他處不阻  
水勢世祖令移之十二月差鄂羅齊劉都水及精算數  
者一人給宣差印往濟州定開河夫役令大名衛州新  
附軍亦往助工三十一年御史臺言膠萊海道淺澀不  
能行舟臺官伊蘇特穆爾奏烏巴實所開河省遣雅克

默色來謂漕船泛河失少泛海損多既而漕臣囊嘉特  
萬戶孫偉又言漕海舟疾且便右丞敏珠爾丹又奏鄂  
諾烏訥爾台凡三移文言烏巴實所開河益少損多不  
便轉漕水手軍人二萬舟千艘見閒不用如得之可歲  
漕百萬石昨奉旨候孟古岱來共議海道便則烏巴實  
河可廢今孟古岱已自海道運糧回有一二南人自願  
運糧萬石已許之囊嘉特孫萬戶復請用軍驗試海運  
省院官暨衆議烏巴實河所用水手五千軍五千船千

艘昇揚州省教習漕運今擬以此水手軍人就用平灤船從利津海運漕世祖從之烏巴實所開河遂廢

滄河

滄河者引滄水以通洺州城濠者也至元五年十月洺磁路言洺州城中井泉鹹苦居民食用多作疾且死者衆請疏滌舊渠置壩牕引滄水分灌洺州城濠以濟民用計會河渠東西長九百步濶六尺深三尺二尺為工役工四百七十五民自備用器歲二次放牕且不妨漕



事中書省準其言

廣濟渠

廣濟渠在懷孟路引沁水以達于河世祖中統二年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奉詔開河渠凡募夫千六百五十一人內有相合為夫者通計使水之家六千七百餘戶一百三十餘日工畢所脩石堰長一百餘步濶二十餘步高一丈三尺石斗門橋高二丈長十步濶六步渠四道長濶不一計六百七十七里經濟源河內河陽溫

武陟五縣村坊計四百六十三處渠成甚益於民名曰  
廣濟三年八月中書省臣和爾布哈等奏廣濟渠司言  
沁水渠成今已驗工分水恐久遠權豪侵奪乃下詔依  
本司所定水分已後諸人毋得侵奪至文宗天歷三年  
三月懷慶路同知阿哈瑪特言天久旱夏麥枯槁秋穀  
種不入土民匱於食近因訪問耆老咸稱丹水澆溉近  
山田土居民深得其利有沁水亦可溉田中統間王學  
士亦為天旱奉詔開此渠募自願人戶於大行山下沁

口古蹟置分水渠口開濬大河四道歷溫陟入黃河約  
五百餘里渠成名曰廣濟設官提調遇旱則官為斟酌  
驗工多寡分水澆溉濟源河內河陽溫武陟五縣民田  
三千餘頃咸受其賜二十餘年後因豪家截河起堰立  
碾磨壅遏水勢又經霖雨渠口淤塞隄堰頽圯河渠司  
尋亦革罷有司不為整治因致廢壞今五十餘年分水  
渠口及舊渠蹟俱有可考若蒙依前浚治引水溉田於  
民大便可令河陽河內濟源溫武陟五縣使水人戶自

備工力疏通分水渠口立牐起堰仍委詣知水利之人多方區畫遇旱視水緩急撤牐通流驗工分水以灌溉若霖雨泛漲開牐退還正流禁治不得截水置碾磨栽種稻田如此則滯早有備民樂趨利請移文孟州河內武陟縣委官講議尋據孟州等處申親詣沁口諮諏耆老言舊日沁水正河內築土堰遮水入廣濟渠岸北雖有減水河道不能吞伏後值霖雨蕩沒田禾以此堵閉今若枋口上連土岸及於沁水正河置立石堰與枋口

相平如遇水溢閉塞歸口使水漫流石隄復還本河又  
從減水河分殺其勢如此庶不為害約會河陽武陟縣  
尹與耆老等議若將舊廣濟渠依前開濬減水河亦增  
開深濶禁安磨礪設立牐堰自下使水遇旱放牐澆田  
值潞開牐退水公私便益懷慶路備申工部牒都水監  
回文本路委官相視施行

### 三白渠

京兆舊有三白渠自元伐金以來渠堰缺壞土地荒蕪

陝西之人雖欲種蒔不獲水利賦稅不足軍興乏用太宗之十二年梁泰奏請差撥人戶牛具一切種蒔等物脩成渠堰比之旱地其收數倍所得糧米可以供軍太宗準奏就令梁泰佩元降金牌充宣差規措三白渠使郭時中副之直隸朝廷置司於雲陽縣所用種田戶及牛畜別降旨付遼海甘布於軍前應付是月敕喻遼海甘布近梁泰奏脩三白渠事可於汝軍前所獲有妻少壯新民量撥二千戶及木工二十人官牛內選肥腴齒

小者一千頭內乳牛三百以昇梁秦等如不敷於各千戶百戶內貼補限今歲十一月內交付數足越十二月入工其耕種之人所收之米正為接濟軍糧如發遣人戶之時或闕少衣裝於各千戶百戶內約量支給差軍護送出境沿途經過之處亦為防送毋致在逃走逸驗路程給以行糧大口一升小者半之

洪口渠

洪口渠在奉元路英宗至治元年十月陝西屯田府言

自秦漢至唐宋年例八月差使水戶自涇陽縣西仲山下截河築洪堰改涇水入白渠下至涇陽縣北白公斗門分為三限并平石限蓋五縣分水之要所北限入三原櫟陽雲陽中限入高陵南限入涇陽溉官民田七萬餘畝近至大三年陝西行臺御史王承德言涇陽洪口展脩石渠為萬世之利由是會集奉元路三原涇陽臨潼高陵諸縣洎涇陽渭南櫟陽諸屯官及耆老議如準所言展脩石渠八十五步計四百二十五尺深二丈廣



一丈五尺計用石十二萬七千五百尺人日採石積方  
一尺工價二兩五錢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用  
火焚水淬日可鑿石五百尺二百五十五日工畢官給  
其糧食用具丁夫就役使水之家顧匠傭直使水戶均  
出陝西省議計所用錢糧不及二年之費可謂一勞永  
逸准所言便都省準委屯田府達嚕噶齊珠拉齊督工  
自延祐元年二月十日發夫匠入役至六月十九日委  
官言石性堅厚鑿僅一丈水泉湧出近前續展一十七

步石積二萬五千五百尺添夫匠百人日鑿六百尺計二百四十二日可畢文宗天歷二年三月屯田總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議言去歲六月三日驟雨涇水泛漲元脩洪堰及小龍口盡圯水歸涇白渠內水淺為此計用十四萬九千五百一十一工役丁夫一千六百度九十三日畢於使水戶內差撥每夫就持麻一斤鐵一斤繫因取泥索各一長四十尺草苫一長七尺厚二寸陝西省隼屯田府照洪口自秦至宋一百二十激經由三限自

涇陽下至臨潼五縣分流澆溉民田七萬餘頃驗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脩隄至十月放水溉田以為年例近因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相食流移疫死者十七八今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集竊詳涇陽水利雖分三限引水溉田緣三原等縣地理遙遠不能依時周遍涇陽北近俱在上限并南限中限用水最便今次脩隄除見在戶依例差役其逃亡之家合出夫數宜令涇陽縣近限水利戶添差一人官日給米一升併

工脩治省準出鈔八百錠委耀州同知李承事洎本府  
總管郭嘉議及各處正官計工役照時直糴米給散李  
承事督夫修築至十一月十六日畢

揚州運河

運河在揚州之北宋時嘗設軍疏濬世祖取宋之後河  
漸壅塞至元末年江淮行省嘗以為言雖有旨濬治有  
司奉行未見實効仁宗延祐四年十一月兩淮運司言  
鹽課甚重運河淺涇無源止仰天雨請加脩治明年二

月中書移文河南省選官洎運司有司官相視會計工程費用於是河南行省委都事張奉政及淮東道宣慰司官運司官會州縣倉場官徧歷巡視集議河長二千三百五十里有司差瀕河有田之家顧倩丁夫開脩一千八百六十九里倉場鹽司不妨辦課協濟有司開脩四百八十二里運司言近歲課額增多而船竈戶日益貧苦宜令有司通行脩治省減官錢省臣奏準諸色戶內顧募丁夫萬人日支鹽糧錢二兩計用鈔二萬錠於

運司鹽課及減駁船錢內支用差官與都水監河南行  
省准東宣慰司官專董其事廉訪司體察樞密院遣官  
鎮遏乘農隙併工疏治

練湖

練湖在鎮江元有江南之後豪勢之家於湖中築隄圍  
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受水遂致泛溢世祖末年參政  
溫都爾奏請依宋例委人提調疏治其侵占者驗畝加  
賦至治三年十二月省臣奏江淞行省言鎮江運河全

藉練湖之水為上源官司漕運供億京師及商賈販載  
農民往來其舟楫莫不由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脩濬  
練湖蓄潦水若運河淺阻開放湖水一寸則可添河  
水一尺近年淤淺舟楫不通凡有官物差民運遞甚為  
不便委官相視疏治運河自鎮江路至呂城壩長百二  
十一里計役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可畢又用三千  
餘人浚滌練湖九十日可完人日支糧三升中統鈔一  
兩行省行臺分官監督所用船物今歲預備來春興工

合行事宜依江淞行省所擬既得旨都省移文江淞行  
省委叅政董中奉率合屬正官親臨督役於是董中奉  
言所委前都水少監崇明州知州任奉政鎮江路總管  
毛中議等議練湖運河北非一事宜依假山諸湖農民  
取泥之法用船千艘船三人用竹簰撈取淤泥日可三  
載月計九萬載三月之間通取二十七萬載就用所取  
泥增築湖岸自鎮江在城程公壩至常州武進縣呂城  
壩河長百三十一里一百四十六步擬開河面濶五丈



底濶三丈深四尺與見有水二尺可積深六尺所役夫  
於平江鎮江常州江陰州及建康路所轄溧陽州田多  
上戶內差倩若濬湖開河二役並興卒難辦集宜趁農  
隙先開運河工畢就濬練湖省準所言與都事王徵事  
等於泰定元年正月至鎮江丹陽縣泊各監工官沿湖  
相視上湖沙岡黃土下湖芟根叢雜泥亦堅硬不可簞  
取又議兩役並興相離三百餘里往來監督供給為難  
願以所督夫一萬三千五百十二人先開運河期四十

七日畢次濬練湖二十日可完繼有江南行臺侍御史  
及瀘西廉訪司副使俱至乃議首事運河備文咨稟遂  
於是月十七日入役二月十八日省臣奏開濬運河練  
湖重役也宜依行省所議仍令便宜從事後各監工官  
言已分運河作三壩依元料深濶丈尺開浚至三月四  
日工畢數內平江崑山嘉定二州實役二十六日常熟  
吳江二州長洲吳縣實役二十八日餘皆役三十日已  
於三月七日積水行舟又監脩練湖官言任奉議指劃

元料增築隄堰及舊有土基共增濶一丈二尺平面至高底灘脚增築共量斜高二丈五尺依中隄西石礎東舊隄臥羊灘脩築如舊隄高濶已及所料之上者遇有崩缺脩築令完中隄西石礎至五百婆隄西上增高土一尺有缺亦補之五百婆隄至馬林橋隄水勢稍緩不須脩治其隄底間有滲漏者窒塞之三月六日破土九日入役至十一日工畢實役三日歸勘任少監元料開運河夫萬五百十三人六十日畢濬練湖夫三千人九

十日畢人日支鈔一兩米三升共該鈔萬八千一十四  
錠二十兩米二萬七千二十一石六斗實徵夫萬三千  
五百十二人共役三十三日支鈔八千六百七十九錠  
三十六兩糧萬三千十九石五斗八升比附元料省鈔  
九千三百三十四錠三十四兩糧萬四千二石二升其  
練湖未畢相視地形水勢再議叅政董中奉又言練湖  
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於本路州  
縣苗糧三石之下二石之上差充專任脩築湖岸設提

領二員壕寨二人司吏三人於有出身人內選用工部  
議練湖所設提領人等印信即同湖兵宜咨本省通行  
議擬又鎮江路言運河練湖今已開濬若不設法關防  
徒勞民力除關本路達嚕噶齊烏魯斯哈雅總治其事  
同知哈克繖知事程卹專管啟閉斗門行省從之

### 吳松江

浙西諸山之水受之太湖下為吳松江東匯殿山湖等  
入海而潮汐來往逆湧濁沙上湮河口是以宋時設置

撩洗軍人專掌脩治元既平宋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為  
務勢豪租占為蕩為田州縣不得其人輒行許準以致  
湮塞不通公私俱失其利久矣至治三年江浙省臣方  
以為言就委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湖州路知事丁將仕  
同本處正官體究舊曾疏濬通海故道及新生沙漲礙  
水處所商度開濬圖呈據丁知事等官按視講究合開  
濬河道五十五處內常熟州九處十三段該工百三十  
二萬一千五百六十二崑山州十一處九十五里用工

二萬七千四百役夫四百五十六宜於本州有田一頃  
之上戶內驗田多寡算量里步均派自備糧赴功疏濬  
正月上旬興工限六十日工畢二年一次舉行嘉定州  
三十五處五百三十八里該工百二十六萬七千五十  
九日支糧一升計米萬二千六百七十石五斗九升日  
役夫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六十日畢工程浩大米糧  
數多乞依年例勸率附河有田用水之家自備口糧佃  
戶傭力開濬奈本州連年被災今歲尤甚力有不逮宜

從上司區處高治中會集松江府各州縣官按視議合  
濬河渠華亭縣九處計五百二十八里該工九百六十  
八萬四千八百八十二役夫十六萬一千四百一十四  
人日支糧二升計米十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七石六斗  
四升上海縣十四處計四百七十一里該工千二百三  
十六萬八千五十二日役夫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四人  
日支糧二升計二十四萬七千三百六十一石四升六  
斗日工畢官給之糧傭民疏治如下年豐稔勸率有田



之家五十畝出夫一人十畝之上驗數合出止於本保  
開濬其權勢之家置立魚蘆并沙塗栽葦者依上出夫  
其上海嘉定連年旱澇皆緣河口湮塞早則無以灌溉  
澇則不能疏洩累致凶歉官民俱病至元三十年以後  
兩經疏濬稍得豐稔比年又復壅閉勢家愈加租占雖  
得微賦實失大利上海縣歲收官糧一十七萬石民糧  
三萬餘石畧舉似延祐七年災傷五萬八千七百餘石  
至治元年災傷四萬九千餘石二年十萬七千餘石水

早連年殆無虛歲不惟虧欠官糧復有賑貸之費近委  
官相視地形講議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舊有河  
港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以灌溉者今皆填塞必須疏  
通以利耕種欲令有田人戶自為開濬而工役浩繁民  
力不能獨成由是議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處所管軍  
民站竈僧道諸色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備糧脩治州  
縣正官督役其豪勢租占蕩田妨水利者並與除闢本  
處民田稅糧全免一年官租減半今秋收成下年農隙

舉行行省行臺廡訪司官巡鎮外據華亭崑山常熟州  
河港比上海嘉定緩急不同難為一體從各處勸農正  
官督有田之家備糧併工修治若遽興工陰陽家言癸  
亥年動土有忌預為咨稟可否泰定元年十月十九日  
右丞相舒瑪爾節等奏江洲省言吳松等處河道壅  
塞宜為疏濬仍立牘以節水勢計用四萬餘人今歲十  
二月為始至正月終六十日可畢用二萬餘人二年可  
畢其丁夫於旁郡諸色戶內均差依練湖例給傭直糧

食行省行臺廉訪司并有司官同提調臣等議此事官民兩便宜從其請若丁夫有餘止令一年畢命托歡達爾罕諸臣同提調委左丞多爾濟巴勒及前都水任少監董役得旨移文行省準擬疏治江浙省下各路發夫入役至二年閏正月四日工畢

澱山湖

太湖為湖西巨浸上受杭湖諸山之水潄蓄之餘分匯為澱山湖東流入海世祖末年叅政溫都爾言此湖在

宋時委官差軍守之湖旁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洩水勢今既無人管領遂為勢豪絕水築隄繞湖為田湖狹不足瀦蓄每遇霖潦泛溢為害昨本省官孟古岱等興言疏治因受曹總管金而止張叅議潘應武等相繼建言識者咸以為便臣等議此事可行無疑然雖軍民相叅選委廉幹官提督行省沙卜珠行院董巴圖爾行臺哈喇岱令親詣相視會計合用軍夫擬稟世祖曰利並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特爾格言委

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民共役今民  
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均齊毋自疑  
惑其均科之至元三十一年世祖崩成宗即位平章特  
爾格奏太湖澱山湖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  
掘已畢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舊宋例令  
軍屯守必致坐隳成功臣等議常時工役撥軍樞府猶  
且恡惜屯守河道用軍八千必辭不遣澱山湖圍田賦  
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

都水庸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治河渠圍田命已延  
徹爾暨樞密院議畢聞奏於是樞府言嘗奏澱山湖在  
宋時設軍屯守范殿帥朱張輩必知其故擬與省官集  
議定稟奏有旨從之乃集樞府官及范殿帥等共議朱  
張言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千人小處不下三  
四百隸巡檢司管領范殿帥言差夫四千非動搖四十  
萬戶不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或  
可行臣等亦以為然與都水巡防萬戶府職名俾隸行

院樞府官又言若與知源委之人詢其詳候至都定議從之

鹽官州海防

鹽官州去海岸三十里舊有捍海塘二後又添築鹹塘在宋時亦嘗崩陷成宗大德三年塘岸崩都省委禮部郎中游中順洎本省官相視虛沙復漲難於施力至仁宗延祐己未庚申間海迅失度累壞民居陷地三十餘里其時省憲官共議宜於州後北門添築土塘然後築



石塘東西長四十三里後以潮汐沙漲而止至泰定即位之四年二月間風潮大作衝捍海小塘壞州郭四里杭州路言與都水庸田司議欲於北地築塘四十餘里而工費浩大莫若先修鹹塘增其高濶填塞溝港且濬深近北備塘濠塹用椿密釘庶可護禦江浙省準下本路脩治都水庸田司又言宜速差丁夫當水入衝堵閉其不敷工役於仁和錢塘及嘉興附近州縣諸色人戶內斟酌差倩即日淪沒不已旦夕誠為可慮工部議海

岸崩摧重事也宜移文江浙行省督催庸田使司鹽運  
司及有司發丁夫脩治毋致侵犯城郭貽害民居五月  
五日平章圖們岱爾察納史叅政等奏江浙省四月內  
潮水衝破鹽官州海岸令庸田司官徵夫脩堵又令僧  
人誦經復差人令天師致祭臣等集議世祖時海岸嘗  
崩遣使命天師祈祀潮即退今可令直省舍人已延奉  
御香令天師依前例祈祀制曰可既而杭州路又言八  
月以來秋潮洶湧水勢愈大見築沙地塘岸東西八十

餘步造木櫃石囤以塞其要處本省左丞相托歡等議  
安置石囤四千九百六十抵禦鏖噬以救其急擬比洲  
江立石塘可為久遠計工物用鈔七十九萬四千餘錠  
糧四萬六千三百餘石接續興脩致和元年三月省臣  
奏江淞省并庸田司官脩築海塘作竹籬篠內實以石  
鱗次壘疊以禦潮勢今又淪陷入海見圖脩治儻得堅  
久之策移文具報臣等集議此重事也旦夕駕幸上都  
分官扈從不得圓議今差戶部尚書李嘉努工部尚書

李嘉賓樞密院屬衛指揮青山副使洪灝宣政院納木喀巴勒與行省左丞相托歡及行臺行宣政院庸田使司會議脩治之方合用軍夫除戍守州縣關津外酌量差撥從便添支口糧合役丁力附近有田之民及僧道伊嚕勒昆達實密等戶內點倩凡工役之時諸人毋或沮壞違者罪之合行事務提調官移文稟奏施行有旨從之四月二十八日朝廷所委官泊行省臺院及庸田司等官議大德延祐欲建石塘未就泰定四年春潮

水異常增築土塘不能抵禦議置板塘以水湧難施工  
遂作蘆簾木櫃間有漂沉欲踵前議疊石塘以圖久遠  
為地脈虛浮比定海淞江海鹽地形水勢不同由是造  
石固於其壞處疊之以救目前之急已置石固二十九  
里餘不曾崩陷畧見成效庸田司與各路官同議東西  
接疊石固十里其六十里塘下舊河就取土築塘鑿東  
山之石以備崩損文宗天曆元年十一月都水庸田司  
言八月十日至十九日正當大汎潮勢不高風平水穩

十四日祈請天妃入廟自本州嶽廟東海北護岸鱗鱗相接十五日至十九日海岸沙漲東西長七里餘南北廣或三十步或數十百步漸見南北相接西至石園已及五都修築捍海塘與鹹塘相連直抵巖門障禦石園東至十一都六十里塘東至東大尖山嘉興平湖三路所脩處海口自八月一日至二日探海二丈五尺至十九日二十日探之先二丈者今一丈五尺先一丈五尺者今一丈西自六都仁和縣界赭山雷山為首添漲沙

塗已過五都四都鹽官州廊東西二都沙土流行水勢俱淺二十日復巡視自東至西岸脚漲沙比之八月十七日漸增高濶二十七日至九月四日大汛本州嶽廟東西水勢俱淺漲沙東過錢家橋海岸元下石囤木植並無頽圯水息民安於是改鹽官州曰海寧州

### 龍山河道

龍山河在杭州城外歲久淤塞武宗至大元年江漸省令史裴堅言杭州錢塘江近年以來為沙塗壅漲潮水

遠去離北岸十五里舟楫不能到岸商旅往來募夫搬運十七八里使諸物翔湧生民失所遞運官物甚為煩擾訪問宋時並江岸有南北古河一道名龍山河今淞江亭南至龍山牯約一十五里糞壤填塞兩岸居民間有侵占迹其形勢宜改修運河開掘沙土對牯搬載直抵淞江轉入兩處市河免擔負之勞生民獲惠省下杭州路相視錢塘縣城南上隅龍山河至橫河橋委係舊河居民侵占起建房屋若疏通以接運河公私大便計



工十五萬七千五百六十六日役夫五千二百五十二  
度可三十日畢所役夫於本路錄事司仁和錢塘縣富  
實之家差倩就持筐檐鋤鑿應役人日支官糧二升該  
米三千一百五十一石三斗二升河長九里三百六十  
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牖計用鈔一百六十三錠二  
十三兩四錢七分七釐省準咨請丞相托克托總其事  
於仁宗延祐三年三月七日興工至四月十八日工畢

元史卷六十五

元史卷六十五考證

黃河往歲歸德太康通許相次湮塞南北二汭 通許

原文譌建言據續考改

北至槐疙疸西舊隄 西原文譌兩據經世大典改

廣濟渠咸稱丹水澆灌近山田土民深得其利 丹原

文譌舟據通志及續通考改

及于沁水正河 沁原文譌浸據經世大典改

澱山湖立都水庸田使司 庸原文譌防據續通考改

鹽官州海塘修築捍海塘與鹹唐相連 鹹原文譌鹽

按臨安志鹹塘在海寧縣西南一里與西北之淡塘  
相通今據改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卷六十六

明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國史宋濂等修

志第十七下

河渠三

黃河

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水平地深  
二丈許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並河郡邑濟寧

單州虞城碭山金鄉魚臺豐沛定陶楚丘武城以至曹  
州東明鉅野鄆城嘉祥汶上任城等處皆罹水患民老  
弱昏墊壯者流離四方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  
延袤濟南河間將壞兩漕司鹽場妨國計甚重省臣以  
聞朝廷患之遣使體量仍督大臣訪求治河方畧九年  
冬托克托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論及河決即言  
于帝請躬任其事帝嘉納之乃命集羣臣議廷中而言  
人人殊唯都漕運使賈魯昌言必當治先是魯嘗為山

東道奉使宣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  
後又為都水使者奉旨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以二策  
進獻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橫潰其用功省一議疏塞並  
舉挽河使東行以復故道其功費甚大至是復以二策  
對托克托矐其後策議定薦魯于帝大稱旨十一年四  
月初四日下詔中外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河治防使  
進秩二品授以銀印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萬  
人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人供役一切從事大小

軍民咸稟節慶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工畢諸埽諸隄成河乃復故道南匯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貴臣報祭河伯召魯還京論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宣力諸臣遷賞有差賜丞相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特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河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道不言其方便後世任斯事者無所



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略及詢過客質吏牘作至正河防  
記欲使來世罹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  
疏有濬有塞三者異焉醜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  
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  
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  
有直有紆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  
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高不壅卑不潴慮夫壅生潰  
潴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益

悍故狹者以計闢之廣難為岸岨善崩故廣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隄突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剏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縷水隄有石船隄治埽一也有岸埽水埽有龍尾闌頭馬頭等埽其為埽臺及推卷牽制羶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絙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於隄水漲則溢出於口龍口者

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濶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次第而就述於其下焉其濬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百五十四步而強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闢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有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深二丈及泉曰停曰折者用古筭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通折壑廣八十步深九尺劉莊至專固百有

二里二百八十步通折停廣六十步深五尺專固至黃  
固壑生地八里面廣百步底廣九十步高下相折深丈  
有五尺黃固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八十步相折停廣  
壑六十步深五尺乃濟凹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百  
五十四步凹里村缺河口生地長三里四十步面廣六  
十步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自凹里生地以下舊河  
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五十四步上三十六里壑廣  
二十步深五尺中三十五里壑廣二十八步深五尺下

十里二百四十步壑廣二十六步深五尺張贊店至楊  
青村接入故道壑生地十有三里六十步面廣六十步  
底廣四十步深一丈四尺其塞專固缺口脩隄三重并  
補築凹里減水河南岸豁口通長二十里三百十有七  
步其窰築河口前第一重西隄南北長三百三十一步  
廣二十五步底廣三十三步樹置椿樑實以土牛草葦  
雜梢相兼高丈有三尺隄前置龍尾大埽言龍尾者伐  
大樹連梢繫之隄防隨水上下以破啗岸浪者也築第

二重正隄并補兩端舊隄通長十有一里三百步缺口  
正隄長四里兩隄相接舊隄置椿堵閉河身長百四十  
五步用土牛草葦梢土相兼脩築底廣三十步脩高二  
丈其岸上土工脩築者長三里二百十有五步有奇高  
廣不等通高一丈五尺補築舊隄長七里三百步表  
裏倍薄十步增卑六尺計高一丈築第三重東後隄并  
接脩舊隄高廣不等通長八里補築四里減水河南岸  
豁口四處置椿木草土相兼長四十七步於是塞黃陵

全河水中及岸上脩隄長三十六里百三十餘步其脩  
大隄刺水者二長十有四里七十步其西復作大隄刺  
水者一長十有二里百三十步內剏築岸上土隄西北  
起李八宅西隄東南至舊河岸長十里百五十步顛廣  
四步趾廣三之高丈有五尺仍築舊河岸至入水隄長  
四百三十步趾廣三十步顛殺其六之一接脩入水兩  
岸埽隄並行作西埽者夏人水工徵自靈武作東埽者  
漢人水工徵自近畿其法以竹絡實以小石每埽不等

以蒲葦綿腰索徑寸許者從鋪廣可一二十步長可二三十步又以曳埽索絢徑三寸或四寸長二百餘尺者衡鋪之相間復以竹葦麻櫟大緯長三百尺者為管心索就繫綿腰索之端於其上以草數千束多至萬餘勻布厚鋪於綿腰索之上橐而納之丁夫數千以足踏實推卷稍高即以水工二人立其上而號於衆衆聲力舉用小大推梯推卷成埽高下長短不等大者高二丈小者不下丈餘又用大索四五為腰索轉致河濱選健丁



操管心索順埽臺立踏或掛之臺中鐵猫大板之上以  
漸鯁之下水埽後掘地為渠陷管心索渠中以散草厚  
覆築之以土其上復以土牛雜草小埽梢土多寡厚薄  
先後隨宜脩疊為埽臺務使牽制上下鎮密堅壯互為  
掎角埽不動搖日力不足火以繼之積累既畢復施前  
法卷埽以厭先下之埽量水淺深制埽厚薄疊之多至  
四埽而止兩埽之間置竹絡高二丈或三丈圍四丈五  
尺實以小石土牛既滿繫以竹纜其兩旁並埽密下大

椿就以竹絡上大竹腰索繫於椿上東西兩埽及其中竹絡之上以草土等物築為埽臺約長五十步或百步再下埽即以竹索或麻索長八百尺或五百尺者一二雜廁其餘管心索之間俟埽入水之後其餘管心索如前纏掛隨以管心長索遠置五七十步之外或鐵錐或大椿曳而繫之通管束累日所下之埽再以草土等物通脩成隄又以龍尾大埽密掛於護隄大椿分折水勢其隄長二百七十步北廣四十二步中廣五十五步南

廣四十二步自顛至趾通高三丈八尺其截河大隄高  
廣不等長十有九里百七十七步其在廣陵北岸者長  
十里四十一步築岸上土隄西北起東西故隄東南至  
河口長七里九十七步顛廣六步趾倍之而強二步高  
大有五尺接脩入水施土牛小埽梢草雜土多少厚薄  
隨宜脩疊及下竹絡安大椿繫龍尾埽如前兩隄法唯  
脩疊埽臺增用白闌小石并埽上及前海脩埽隄一長  
百餘步直抵龍口稍北闌頭三埽並行埽大隄廣與刺

水二隄不同通前列四埽間以竹絡成一大隄長二百八十步北廣百一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五尺通高三丈五尺中流廣八十步其顛至水面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並窰築縷水橫隄一東起北截河大隄西抵西刺水大隄又一隄東起中刺水大隄西底西刺水大隄通長二里四十二步亦顛廣四步趾三之高丈有二尺脩黃陵南岸長九里百六十步內窰岸上隄東北起新補

白茅故隄西南至舊河口高廣不等長八里二百五十步乃入水作石船大隄蓋由是秋八月二十九日乙巳道故河流先所脩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深三丈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洄漩湍激難以下埽且埽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隨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癸丑逆流排大船二十七艘前後

連以大桅或長椿用大麻索竹絙紋縛綴為方舟又用  
大麻索竹絙并船身繳繞上下令牢不可破乃以鐵猫  
於上流碶之水中又以竹絙絕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  
大概上每絙或碶二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  
草滿貯小石以合子板釘合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  
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於頭  
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  
餘名曰水簾桅復以木椿拄使簾不偃仆然後選水工

便捷者每船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槌鼓為號  
鼓鳴一時齊鑿須臾舟穴水入舟沉遏決河水怒溢故  
河水暴增即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闌長梢  
雜草土等物隨宜填垛以繼之石船下詣實地以出水  
基址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勢畧定尋用前法沉  
餘船以竟後功昏曉百刻役夫分番甚勞無少間斷船  
隄之後草埽三道並舉中置竹絡盛石並埽置椿繫纜  
四埽及絡一如修北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深數丈

用物之多施工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繞四五十步勢迫東河流峻若自天降深淺巨測於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出水面修至河口一二十步用工尤艱薄龍口喧飀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歌傾俄遠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為難合然勢不容已魯神色不動機解捷出進官吏工徒十餘萬人日加獎諭辭旨懇至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丁巳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於隄前通卷閘頭埽各一道



多者或三或四前埽出水管心大索繫前埽礮後攔頭  
埽之後後埽管心大索亦繫小埽礮前攔頭埽之前後  
先羈縻以錮其勢又於所交索上及兩埽之間壓以小  
石白闌土牛草土相半厚薄多寡相勢措置埽隄之後  
自南岬復修一隄抵已閉之龍口長二百七十步船隄  
四道成隄用農家場圃之具曰轆軸者穴石立木如此  
櫛薶前埽之旁每步置一轆軸以橫木貫其後又穴石  
以徑二寸餘麻索貫之繫橫木上密掛龍尾大埽使夏

秋潦水冬春凌薄不得肆力於岸此隄接北岸截河大  
隄長二百七十步南廣百二十步顛至水面高丈有七  
尺水面至澤腹高二丈二尺中流廣八十步顛至水面  
高丈有五尺水面至澤腹高五丈五尺通高七丈仍治  
南岸護隄埽一道通長百三十步南岸護岸馬頭埽三  
道通長九十五步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長二百  
五十四里七十一步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  
十五里二百八十五步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高廣

不等長一百三十三里二百步梢岡至碭山縣增倍舊隄長八十五里二十步歸德府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高廣不等積修計三里二百五十六步伊實拉店縷水月隄高廣不等長六里三十步其用物之凡橋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葉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有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小大不等五萬七

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纜三十有二鐵猫三百三十  
有四竹箴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礪石三千塊鐵鑽萬四  
千二百有奇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木  
龍蠶椽木麥稽扶椿鐵叉鐵吊枝麻搭火鉤汲水貯水  
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  
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  
繩索等匠傭貲無以和買民地為河併應用雜物等價  
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

嘗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并力重如硃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故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高爵為民辟害托克托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為國拯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評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

悉書之使職史氏者有所考證也先是歲庚寅河南北  
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  
黃陵岡得石人眼一而汝頴妖寇乘時而起議者往往  
以謂天下之亂皆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之所致  
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基於上下因循徂於宴安之  
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  
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是徒以成敗  
論事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

而起乎今故具錄玄所記庶來者得以詳焉

蜀堰

江水出蜀西南徼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其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饒厯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蓄又大為民患有司以故事歲治隄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十人其下猶數百人役凡七十日不及七十日雖事治不得休息不役者日出三緡為庸錢由是富者屈於貲貧

者屈於力上下交病會其費歲不下七萬緡大抵出於民者九十藏于吏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償其費矣元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達布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餘悉罷之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覈之以石則歲役可罷民力可蘓矣弘曰公慮及此生民之福國家之幸萬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錢試為小堰堰成水暴漲而堰不動乃具文書會行省及蒙古軍七翼之長郡縣守宰下及鄉里之老各陳利害咸以為便復



禱于水祠卜之吉於是徵工發徒以仍改至元元年十  
有一月朔日肇事于都江堰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  
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  
舊無江水鑿以辟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少東為大小  
釣魚臺又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  
民臺臺東南為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  
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過大安橋入  
於成都俗稱大皂江北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為虎頭

山為門鷄臺臺有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  
其民喜過則憂沒其則則困又書深淘灘高作堰六字  
其旁為治水之法皆水所為也又東為離堆又東過凌  
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醜為二渠其一自上馬騎  
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內江今府江是也其一自  
三石洞北流過將軍橋又北過四名洞折而東流過新  
繁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水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  
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口又東為碓

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  
入于南江渠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每  
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  
行數十里復與馬壩渠會而渠成安流自金馬口之西  
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罷藍淀黃水千金  
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江為外應顏  
上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  
之水南入馬壩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

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于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嘉定之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應期而功畢若成都之九里隄崇寧之萬工堰彭之壩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工未及施則召長吏勉諭使及農隙為之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

工堅馳碓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又居大江中流故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石範鐵以闕其中取桐實之油和石灰雜麻絲而搗之使熟以苴罅漏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蔓荊櫛比鱗次賴以為固蓋以數百萬計所至或疏舊渠以導其流或鑿新渠以殺其勢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啟閉而洩蓄之用以節民力而資民利凡智力所及無不為也初郡縣及兵官共掌都

江之政延祐七年其兵官奏請獨任郡縣民不堪其役至是復合焉常歲獲水之利僅數月堰軌壞至是雖緣渠所置碓磴紡績之處以千萬計四時流轉而無窮其始至都江水深廣莫可測忽有大洲湧出其西南方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已滿隨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初告成而吉達布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揭傒斯製文立碑以旌之是役也凡石工金工

皆七百人木工二百五十人役徒三千九百人而蒙古  
軍居其二千糧為石千有奇石之材取于山者百萬有  
奇石之灰以斤計者六萬有奇油半之鐵六萬五千斤  
麻五千斤撮其工之直物之價以緡計者四萬九千有  
奇皆出於民之庸而在官之積者尚餘二十萬一千八  
百緡責灌守以貸于民歲取其息以脩祭祀及洶灘修  
堰之費仍蠲灌之兵民所常徭役俾專其力於堰事

涇渠

涇渠者在秦時韓使水工鄭國說秦鑿涇水自仲山西抵郿口為渠並北山東注于洛三百餘里以溉田蓋欲以罷秦之力使無東伐秦覺其謀欲殺之鄭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利秦以為然使迄成之號鄭渠漢時有白公者奏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歷代因之皆享其利至宋時水衝壩失其故蹟熙寧間詔賜常平息錢助民興作自仲山旁開鑿石渠從高瀉水



名豐利渠元至元間立屯田府督治之大德八年涇水  
暴漲毀堰塞渠陝西行省命屯田府總官爪爾集巴延  
特穆爾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起涇陽高陵三原櫟陽  
用水人戶及渭南櫟陽涇陽三屯所人夫共三千餘人  
興作水通流如舊其制編荆為固貯之以石復填以草  
以土為堰歲時葺理未嘗廢止至元元年王琚為西臺  
御史建言於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濶一丈深  
五尺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為一工自延祐元

年興工至五年渠成是年秋改堰至新口秦定間言者謂石渠歲久水流漸穿逾下去岸益高至正三年御史宋秉亮相視其堰謂渠積年坎取淤土疊壘於岸極為高崇力難送土於上因請就岸高處開通鹿巷以便夫行廷議允可四年屯田同知雅布呼涇尹李克忠發丁夫開鹿巷八十四處削平土壘四百五十餘步二十年陝西行省左丞相特里特穆爾遣都事楊欽修治凡溉農田四萬五千餘頃

# 金口河

至正二年正月，中書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傅佐建言：起自通州南高麗莊，直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創開新河一道，深五丈，廣二十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北，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大城。內輸納是時，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以其言奏而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而左丞許有壬言尤力。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務於必行。有壬因條陳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

渾河水發為民害大都路都水監將金口下閉閘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又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因行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大都路及合屬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未嘗有漁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四里盧溝止二十里此時可行

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於四十里外  
通州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亡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  
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  
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夏秋霖潦漲溢則不敢必其無  
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  
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亡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  
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  
不同若不作閘必致走水淺溢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

渾濁必致淤塞每年每月專人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  
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  
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堤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  
渾濁不可用也此議方興傳聞於外萬口一辭以為不  
可若以為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  
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議既上丞相終不從遂以  
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起閘放金口水流湍勢急沙泥  
壅塞船不可行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

甚衆又費用不貲卒以無功繼而御史糾劾建言者博  
囉特穆爾傳佐俱伏誅今附載其事於此用為妄言水  
利者之戒

元卷卷六十六



元史卷六十六考證

黃河又用大索四五為腰 四五原文譌之或互據續

通考改

蜀堰少東為大小釣魚臺 原文脫臺字據永樂大典

增

北江之正源也 原文脫北字據永樂大典增

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郾 郾原文譌鄆據永樂大典

改

古謂之內江已下三十九字 原本脫去按都江考都  
江舊置大堰疏流為三正北曰外應溉導江新繁而  
達於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溉導江九龍崇寧  
蒙陽而達於漢之雒東流曰馬騎溉導江崇寧郫溫  
江新都新繁華陽馬騎口即內江也原文因入於成  
都句上下相類遂誤接外江脫去內江一條今據永  
樂大典增

又東為駱駝口 原文脫口字據樂大典增

有渠曰馬壩 壩原文譌堰據永樂大典改

彭之壩口豐潤千江石洞濟民羅江馬脚諸堰 彭原

文譌彭考四川有彭州無彭州志誤又羅江馬脚謂  
羅江之馬脚堰原文脫江馬二字今據四川通志增  
改

楊柳 柳原文譌林按楊柳堰已見前今據四川通志  
改

--	--	--	--	--	--	--	--	--